

洞連漁人續集卷之十二

四

華容孫宜仲可

濟南邢侗子原

傳

尚書黎公傳

公諱淳字太樸天順丁丑進士第一初為翰林院脩

撰益殫力其學預脩大明一統志

純皇帝即位充經筵講官成化丙戌陞左春坊左諭

德丁亥脩

睿皇帝實錄成陞左庶子丁酉脩續資治通鑑綱目

成陞詹事府少詹事戊戌陞吏部右侍郎佐銓堅重
請屬不行惡選人稱貸恣貪贖也聞輒手錄之即實
癯黜故人咸懾莫敢犯拔士先行義有玷雖至親
愛不曲全乃其所明揚悉聞人也九載改南京吏部
侍郎弘治丁未陞南京工部尚書已而改禮部上疏
言正風俗革奸弊諸事辛亥以疾乞致仕歸踰年詔
進一品階榮祿大夫尋卒公性耿介端毅寡鮮偕合
重倫紀尚節儉言行悉軌諸方正其所自樹植即幽
隱勿愧作字不爲行草家法整肅訓子弟咸天理言
兄濬早沒撫其孤民獻及女如巳子遇二弟沾滄以

息居吏部也有湖廣人官華亭令者故識公造雲布
贈之公不啓緘第批其上斥還曰古之縣令栽桑種
麻今之縣令錦上添花子民安幼就童蒙師外館某
縣吏適至館所問諸童蒙父家知安爲公子也以閩
扇贈安安携歸揮焉公鞠得所從立呼吏具領牒持
之去官南京時邑人某爲宜興令坐賄敗攝追其賍
某託意致公祈免公曰令以賄敗上攝追之正也今
書免必立濟然好惡不詭正乎卒一字勿與也官侍
近歷卿佐歲久不急爲子孫植產業乃子孫亦介潔
遵其訓二子咸進士爲尊官兩世登

仕蓋七十餘年云今其諸孫布衣蔬食率以勤苦瘠澹自剋勵類編氓家然又率皆慎重持退靜不輒與外事卽有異此者或爲他人家漸化非公教使然也古人有言使后世稱清白吏子孫若公者謂其人非邪

論曰文僖爲尚書時予先公大夫適以舉子遊建業大夫蓋數爲予言文僖之爲人如前所述云往先大夫官京師也尚得見某縣令某縣令者故嘗見文僖者也亦言文僖在朝凝重若山嶽其所立處卽人咸遠避莫敢泄近自公卿貴戚居權要乘聲焰者多矣

皆無能以私干文僖於是卒淹其官屏之勿令入文僖蓋古堅樸強直士云故崔太史銑曰公謚不當爲僖僖者謚法謂小心謹慎者也斯其人沾沾鄉里纖曲鄙夫耳公豈其儔類邪後之君子必有議正焉贊曰矯矯元臣鄉國之望特行旣著廉節有尚清白之吏爲世所遇遺爾後人綽哉裕如嗟我高墳翹首
踟躕

尚書劉公傳

公諱大夏字時雍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甲申進士初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車駕司

郎中改職方當是時中官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年調軍數甚急也公故匿其籍尚書余公日杖吏促之公曰吏死一人耳交南即成死者豈特萬人哉事遂寢朝鮮使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爲地者下兵部議公曰貢道自鴉骨關由遼陽經廣寧前屯入山海透大鎮凡三四非祖宗微意邪今所請改道逕懼貽他日憂事亦寢雲南猛密曩罕美侵木邦中官王舉嘗索猛密寶石不獲也疏請征之曩罕弄重賂萬學士召公啖以美遷俾往爲設安撫司公不可時論殊譴焉虜數寇雲中邊師失律中外震駭報每至

部尚書必詢策公公言輒效嘗口占奏疏命吏手書不復屬草中官聞之亦奇其才會兵部侍郎缺中官某薦公遣人言部尚書欲一往見公辭謝比再使者猶日至尚書尚書曰少贄物邪公曰不然福薄歎是官將促歿亡耳竟不往而力求外補未幾陞福建右叅政巡視海道肅然有琉球商船遭風漂至平海守者督察之海道肅然有琉球商船遭風漂至平海守者妄以犯邊報都指揮都指揮欲勦之而陰利其財公廉知舶爲商也命數人招其首領厚恤遣焉以母喪去復起有詔大臣舉堪都御史者邑人嚴永濬爲戶

部郎言於尚書李公舉公疏出公時髮已皓又不自
飾衣履厭厭往謁銓司銓司咸目笑之曰老亦堪都
御史邪久之陞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亂公以檄
往諭厥詞懇悉亂者悟兵竟不用陞浙西左布政使
布政九八月而吏蠹剗革法令恢廓會黃河北徙張
秋鎮黃陵岡咸決阻運道病其民

敬皇帝以公爲右副都御史理河事公集議河性猛
悍張秋其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上流便於是分導
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山東大名患俟其軌塞
馬已迺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十里築長隄起

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鄆諸邑亘三百
六十里云是後也五旬而告成進左副都御史佐院
事已而陞戶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兼僉都御史使雲
中有經略雲中機宜還三疏請告得歸歸二年

上用群臣薦陞公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公至廣
乃即興利削弊靡所存顧先是班軍爲鎮守總帥私
役蓋千計云猺獞叛兵率單寡不支公於是述祖宗
養士卒意及上委付重託告總鎮總鎮咸出所役還
馬軍威始伸又戒諭降十三村盜藩臬將領守令武
衛悉舉所臧否別白處之有某僉事黷貨納驛丞進

女子公立遂僉事踰年 上特以公爲兵部尚書是時上勵精爲治任公如左右手人材政事刑法軍民興革進退可否去留之宜詳具言行錄中鮮不及公議行焉而公亦碑竭所用勿爲遜避視朝罷即召公屏左右論國家事雖至親密咸莫與聞特進公吏部因預閣柄於是同位大臣多側目視公奸人旁伺行摘其禍中之而公亦以與時忌憾有去志矣居無何

上崩

毅皇帝立公數乞致仕進太子太保賜璽書月廩歲夫乘傳歸歸一年劉瑾亂瑾素銜公焦芳劉宇贊之

乃撫他事捕公繫詔獄議夷戮都御史屠公瀟力解猶謫公戍肅州正德庚午瑾誅赦還又七年丙子而公卒謚忠宣遣官諭祭營塚墓蔭其孫如愚國子生云公性坦夷謙厚慈仁清白而所自植立堅不可易始郎署歷保傅未嘗祈薦舉受賄賕產業恩澤咸勿爲子孫計休休樂善聞後進庶官小臣賢也輒引與論議至人以奔競來顧獨甚不喜也又善知人兩廣還經其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泣公曰奸人雄耳竟公任而倫擯弗用乃後果附瑾贊之爲惡戍肅歸遇都御史某服從如中官公策其必敗卒如所

言瑾捕公遣千戶羅某羅還謁瑾訴公敝廬粗食瑾不爲解繫詔獄也知舊人欲集賄瑾脫公公子祖脩以公獄中所附書令俟命勿貸人求免者示阻之遂止先是公理河竣還也汴有司贖河費羨金二千公辭令籍之府及公赴謫經汴復議出故金貽瑾公曰瑾索人賂動萬計能飫其意哉畀瑾殘骸已耳肅州有總帥故爲公所舉至是遺公百金曰患難且老非在位時比矣公曰戒之在得不爲老言耶叅將其遣使饋公敕不受亡返公曰若歸語老惟一僕日食僅數十錢即受汝金或爲僕竊逃隻其身沙漠是陷之

死地耳時同戍鐘尚書裝頗富居無何僕果竊以去人率謂公神云公又不喜通私書爲人請託家居時諸藩臬郡縣吏往造者率不謁謝鄉里人久而信之于請咸絕薄田或侵奪任弗與爭有李氏併公世產族人訟官書告公公無所答署紙尾曰昔詹尚書爲人侵其業家人白尚書尚書報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湏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吾不能及尚書若等可爲詹氏子孫哉歷中外四十餘年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即無不仰之若山嶽者邑舉人張某會朝鮮使鴻臚寺使問公起居曰聞

中國有李西涯劉東山云張復叩其優劣使畫地徐
曰是何待言是何待言鄉人令廣遇安南人入貢問
曰劉司馬戍西鄙安否今何如也其爲華夷所重如
此
論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開國及今名紳
碩弁其人多矣勛德聞望冠冕鄉土企頌夷夏若忠
宣公者屈指能什一二計哉然公顧不喜立赫赫譽
所言論悉軌諸聖賢至其行則恒若平近靡雕刻乃
率有不可易者此非所謂知道偉人哉公之實載先
大夫所著言行錄詳備已今直撮其大者志焉

贊曰若古君臣契諧魚水猗嗟劉公有乎允矣名行
既茂勛烈亦崇百千斯年邦家之宗嗟我後人景行
孰從

侍郎王公傳

王儼字民望成化己丑進士初爲兵部職方司主事
有能名以父喪去服除改工部都水司理呂梁洪呂
梁洪者故漂疾而上下洪不相屬行者苦之公於是
鑿石別開渠便舟楫徙民居瀕河者數百家設集楸
遷民德焉稱王公渠集云宦官汪直擅政假廉察諸
部省吏作威福所至吏率受直控者過呂梁公不爲

屈及察公政也欲薦之俾出已門下公婉拒焉直敗而公無染改刑部廣東司歷陞河南司即中折獄以明允稱陞四川成都府知府入覲考其治行爲天下第一以母喪歸舟行盜有追蜀令者及之舟人答以成都王守盜曰王守素無錢遂引去服除改河南衛輝府陞河南左叅政涇陽王有獄留不決當道屬叅政治焉公得王罪狀王賜死自衛輝陞也民咸遮道請留靴識去思於是脩撰康海爲靴刻記陞陝西右布政使虜寇西固城公督餉區畫旬日得芻粟九十餘萬進左布政使積諸美金數月凡五十八萬陞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高堂生楊才顯以負博殺其友艾鑑有司誤鑑兄又逮繫其子公出遇旋風異焉求得實誅才顯人率謂公神鎮守臣怙勢驕恣公捕治其黨鎮守無以救也於是託疾去位陞戶部右侍郎攝太倉事革中官常例錢崇王訟民田又請黃河退灘及寧陵免稅地

上命公往覈田當屬民者咸歸之復疏河灘實民產免稅祖訓不可許皆如公議陞左侍郎覈歸外戚所侵民官地數萬畝奏戍其虐民奴於邊會部尚書缺公署之考察京師官獨公屬所黜爲多然亦卒無怨

者詔求直言公首論塩法芻粟悉貴戚宦官侵壞九門權鈔宜不使宦官得預而內帑出納必戶部稽其數上深納之虜入寇上召忠宣劉公及公諭疏事宜公對邊事當責主守命將徂征古謂徒費上曰然願語輔臣給餉非王儼不可已又以部事重也留弗遣云

毅皇帝丙寅公上疏乞致仕得歸居無何劉瑾亂以公在朝累抑宦官摘他事捕繫詔獄鍛鍊無所得也許仍致仕而使人調公附已公不聽乃於是復摘捕之矯詔謫公戍遼東瑾誅赦還卒遣官諭祭營墓

儀制錢公傳

儀制錢公者浙海鹽人也而父爲中憲公中憲公官江西臨江知府生六子長葵次芹次萱萱即錢公錢公少而敏慧中憲公延塾師群葵等及族材子弟訓以經術錢公即能解經術稍長從太僕陳先生業舉子錢公即亦能舉子於是陳先生大奇異眎之而錢公以此故遂爲諸生頃之爲國子生上嘉靖七年錢公由國子生從順天府鄉試當是時宰相謂鄉試事重也建議凡四方試悉選京朝官主焉而主順天者苑洛韓公崑方公雖仍史例蓋新以他官改是職

續集卷之二十三
云於是兩公者思得奇異士副 上意而錢公文集
甚兩公駭美偉之卒列其名第六明年己丑試進士
不第往遊南京國子學見祭酒林先生林先生閱其
文與論世故稱焉已又見禮部湛先生論聖賢之學
湛先生愈益稱焉而錢公駸駸聞海內矣乙未錢公
舉進士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一年以母喪歸葬
其母及居喪咸盡禮故鄉里人謂錢主事衰經生機
蠹云喪服畢改禮部祠祭司是時 上方崇制作稽
古扶祀諸所請覆牘委案積而錢公則與其長貳旁
討廣証去取隆殺咸合品宜部嚴費二尚書數譽錢

公材因改陟儀制司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會某舉
子卷違式錢公判不謄監試御史某力謄之揭榜出
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貲又御史鄉里也於是言事
官以聞主考試及御史舉子咸譴廢而錢公以判得
免及考覈京朝官吏部謂必黜錢公然後諸所譴廢
平也署錢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
噪填廣東德慶州同知德慶人吏聞錢公以謫填也
率曰是嘗試高等爲京朝官者必不屑事事乃錢公
至當署長吏任則又力親州事諭羅傍徭國威申據
地止剽掠徭舍揔咸詣州受招降州民散避徭害者

奉詔書復業爭地界久之不定錢公悉按籍稽戶審丈定界舊戶亡補以新民令即承厥田後出粟賑之擇其有行義者司賑吏不得因緣爲奸又議民賦實運米石入銀若干代便焉而州適不雨錢公則齋戒禱祀立兩居無何江水漲沒民田廬舍錢公則又齋戒禱祀水浸不沒民田廬舍民無禮行犯彛倫者語以古賢哲言進州諸生講經傳試藝交手自評削於是德慶人咸稱錢公真同知且忘其謫云錢公爲德慶一年所稍遷寧國府通判以勞瘁櫻瘴癘先卒卒時年四十四不能殮廣諸大吏及其州郡邑有司吏

學之師儒咸賻成之而提學陳公者以錢公列祀名宦又採其政入州誌孫子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也然令不講習世故不聖賢問學則其所行誠孝諸所建立惇慤備赫者奚從出哉而今世遷謫之吏非怨憤不爲國盡能即又自處高貴簡薄職務其言曰吾縱飭躬任職誰知我者且吾以遷謫尋當量移能幾何時於此也此其見視錢公則奚如邪故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死未究其業云往予舉鄉試也蓋浙范先生閱其文識之范先生者進士蒲圻令錢公所與共鄉里而錢公者又予兄同舉之順天者也己丑予

試京師錢公語兄范先生服子弟之文雖楚第一士弗若也惜已官力微不能爭置高等而予因走尋錢公面之會予以病罷北上不知錢公者幾二十年令乙卯有稱泮泉先生者以錢公快寄我則其人亡久矣嗚呼於是爲錢儀制傳錢公有子四人咸世其學泮泉先生者即錢公兄芹也以進士爲永州府知府而從兄薇亦進士給事中其門閥邈哉雄矣錢公他行事及先後世胤之詳咸具墓銘不載第載其大者

先大夫傳

先大夫諱繼芳字世其正德辛未進士初爲刑部山

西司主事是時宦官勢甚東廠獲數人誣以爲盜以下刑部論法部尚書命大夫治之大夫鞠知其寃也即舉白尚書尚書曰如東廠何大夫曰此人審非盜而僕濫執法吏寧以身去已耳可寃平民求悅哉於是又舉白東廠東廠亦莫能奪也卒出數人會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咸以迂宦官建繫詔獄朝臣憤不敢言大夫疏救璞等厥詞直烈不報因謝病歸起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職方員外郎
毅皇帝將南巡大夫倡武選卽黃鞏率諸部寺屬百餘人諫止 上大怒咸捕繫跪笞之庭武庫卽陸震

笞死大夫暴瘡力治震喪縉紳士義之稱焉以車駕
郎改職方職方者掌軍國機務及諸邊鎮籌畫故謂
繁重難稱乃大夫爲之日談笑鮮置意中屬奏草至
命吏執筆旁立已頷口占書然亦咸明切引繩墨中
事情無泛泛言於是大夫名動京師駸駸內遷未幾
與部尚書侍郎以事相抵犯求外補陞雲南提學副
使卒摘其誣黜之歸大夫性慷慨激亢不能甘不平
事遇不平事即冒衆怨殫力伸白當其氣所欲言雖
萬乘勿畏也其爲提學雲南時數以事與都御史御
史爭乃都御史御史亦降意溫粹言解焉爲諸生受

學大復先生爲舉子遊京師受學涇野先生故其文
尚典實叙述紀載有班氏風所傳詩近百餘篇皆精
細言華大夫東山劉公甥始官京師諸學士大夫咸
東山公期之情任直過甚遭時排抑又其歸好與鄉
民建白伸不平事爲怨家鼓謗然海內豪傑今尚多
知大夫者雲南士亦咸思大夫謂真提學云此其名
可浮言感哉

洞庭漁人續集卷之十二終

之而嚴先生愈以易公爲材愈益訓示異諸生居頃
之易公病歿卒其年僅二十有二於是嚴先生曰嗟
繫歿邪然天道厚施久而始定繫汝寧不終食其報
邪是必在汝後人當是時易公有子甫三月也而家
又徒四壁立配顏孺人者日撫其子伶伶俤俤泣曰
天天吾何以存於是易遠近族及顏氏人咸勸喻謂
孺人欲奪其志者孺人則又撫其子泣自誓曰天天
吾何以奪吾志也而易公祖訓學公者素善相人亦
謂孺人曰嗟顏婦汝不睹兒杖哉何以奪汝志爲孺
人則又撫其子泣自誓曰天天吾死不忍奪吾志吾

死不忍奪吾志願使吾兒有成於是訓學公曰兒長
必以文顯因名之本文云孺人有文也含苦食淡衣
弊履空勤訓篤誨手續躬稼者幾十五六年當是時
文稍長亦能日記所誦數千如易公於是訓學公曰
兒不爲文乎而獨誦哉試之文則又能文訓學公則
大喜謂人曰吾相不繆吾相不繆嘉靖己丑文始爲
諸生庚子舉於鄉是時易公亡已三十年矣孺人素
髮粵容豐衣渥殮廩饒積儲莖埒雞豚內姓外族佳
兒衆孫肅如隊如其意術如而恬如人咸仰羨於孺
人幸之曰有天有天而文以此故愈益刻勵問學期

必致甲第有封誥云會屢試罔第孺人則又謂文曰
夫士願所樹立耳奚以甲第爲哉且若寧俾汝父母
咸不睹若貴也於是文將復試禮部因即圖仕計比
行爲嘉靖壬子十一月二十日孺人遽卒卒蓋罔疾
也距生弘治癸丑七月五日享年六十歲易公生弘
治庚戌九月十一日卒正德辛未十二月二十一日
視孺人寔加四歲文娶同邑羅翁秉誠女男子四人
光蘊聘予兄玉山知縣宗女光蓄光萃光蕙咸幼女
子三人長適巴陵顏希孔次聘監利張是次同邑蔡
易公及孺人蓋男女孫七人云文將以十二月二

十五日遷公柩合葬吉邑東黃姑之山而以狀抵孫子
曰嗟吾父嚴出也故謂青湖先生母兄而子母氏宜
人者青湖出也視吾父則姑之子稱外兄焉嗟吾父
吾母於子親何如哉矧吾子又甥子兄願子遂志之
乃志而銘之銘曰易之先長沙寧鄉人有宋南渡祖
祓進士第一仕禮部尚書故元時祖小六別遷岳州
巴陵明洪武初五世祖天祥始家華容天祥生榮斌
始立姓華容以詩書爲望族斌生思忠忠生均俊四
川巫山學訓導俊生廷寶寶生易公是爲易之世述
哉遠矣

明故舉人蕭君墓誌銘

蕭君者諱諧字德音華容墨山人也墨山有蕭翁廷
皐生五子而德音最幼最慧然文偉貌秀質玉潤瓠
潔髻卯從學邑中邑中人率驚異眎之弱冠試諸生
是時提學西京許公伯誠睹德音所試文即拔出諸
生首焉而繼伯誠者山西郭公自微亦以德音文雋
也列置殊等嘉靖甲午德音遂舉鄉試蓋年二十四
爾於是德音謙省闈謁王門觴郡樓入里廨茂齡夙
齒華顏鬢髮皂蓋飛動青袍映文雅揖讓雍容甚
都見者莫不嘖嘖稱嘆曰生子當如蕭翁蕭翁云而

德音以此故重矣乙未德音遊南京國子學偕國子
學士校文鷄鳴寺諸學士咸推讓心服刻其文播之
會五試禮部不第壬子將北上以父憂寢行癸丑夏
德音病暑熱尋愈愈數日復病遽卒嗚呼傷哉德音
有醇性介節自爲諸生至舉鄉試逾二十年槩行槩
蹈繩步尺趨邑無請求鄉鮮怨議持門恤族敦賢敬
材往予與德音試而北也凡所賦詠諸道途舍所題
德音皆誦識不忘遇道途倦輒誦所賦咏曰寧憶之
乎乃予願不之憶也予好於廣座疵詆當世又不肯
降就諸時人德音每戒之曰昔國武子以盡言亂世

取禍夫今之世亂邪治邪且若不覩于將鏖鉞哉予
屢哭德音墨山屢媿其言因賦悼友之賦然予尚欲
悉傳德音行事云德音誕於正德辛未距其卒爲歲
僅四十有三娶程氏生二男子世彥世億彥聘予長
女女長適戴伸億及其次女尚未有適聘甲寅十一
月十八日葬德音所居墨山右畔負陰面陽環村抱
湖厥地頗勝彥以葬來請銘銘曰峩峩蕭君厥有懿
淑幼學少賓孔慧孔速我聞玄造昇鮮或全溘矣冥
笑遂奪之年孳孳寡嫠慘慘遺嗣式號式呼孰憫孰
字神理莫測天道有諧萬事置之俟諸將來

明故文林郎廣西武宣縣知縣樂安魯公配胡
孺人合葬墓誌銘

樂安魯公既葬之三十八年是爲嘉靖庚戌而其孫
紫崖公來爲華容知縣又三年乙卯官政益暇乃以
狀請銘於予按怍魯氏世居武城漢都鄉侯據耻事
新莽南徙豫章於是豫章之魯有廬陵崇仁南豐三
族云而南豐族至彬子財復派永豐財後六世曰自
牧者始徙撫州樂安縣羅山故自牧爲羅山祖數世
至山南先生一元又七世而至順德公公順德公長
子也諱啓字朝輔號曰省齋人因稱省齋先生云少

敏重有異嚮順德公愛其材師教之年十七爲諸生
校試即數冠諸生於是諸生咸推讓心服謂可立致
名第然竟不第僅以貢爲國子生國子歸當父喪居
處禮節發咏哀些縉紳士咸憫惻和之有慕椿卷引
治已酉銓吏部爲廣西武宣縣知縣武宣故夷獠錯
叅地又盜賊殘毀公至振度理廢事浸脩復嚴備峽
賊賊間出盜牛畜者畏儆備莫敢犯已行視四郊四
郊當賊餘骨暴露橫榛莽中乃治棺易帛命民兵徧
收之計多寡爲賞厚薄擇地瘞焉民初至縣連也率
囚首腰佩刀者公漸令民巾幘無得囚首又令無腰

佩刀故武宣俗駸駸變矣而狼家兵者將假備禦爲
武宣禍公嘆曰夫武宣之盜譬諸人則疥癬爾狼兵
至即腹心之病也夫治疥癬之患而舍腹心之虞此
其計輕重緩急小大何如邪於是檄諸當路陳利害
而狼兵求居守益切以重賄來進蓋千金云或謂公
老矣蠻夷不可久居請受金爲子孫計公曰竊聞之
有顯害者必有顯報仁人之後厥昌勃焉受千金之
賄而戕一邑之命斯足言仁德哉而望子孫計也檄
論數四得從狼竟不至居武宣九年所以課績便歸
歸則徧給諸兄弟諸妹甥壻宗族貧孤者苦節寡嫠

者俸明年妣胡氏卒公日寢處苦塊茹飴粥菓蔬家人恐其老憊潛肉汁和粥食之覺即撤去竟不一入口又二年所服除將如京師當是時公益老而子三人者咸稚未壯鄉里人咸勸止公者公泣曰自啓爲知縣也有章服祿入榮已而予先人顧不及也幸猶及太夫人然太夫人今亦已矣夫九載贈秩逮其親非國家制哉而以兒女子愛不爲親寵光立身顯父母如是邪因決意行上其績吏部吏部議當贈父母官頃之擬陟公杭州府通判而公居京師六月以疾卒卒也呼其弟發子一麟懇懇語猶不忘封秩事此

非其純志篤孝能然哉公生正統三年九月二日卒正德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七始娶崇仁陳氏無子再娶永豐胡氏陳孺人先公卒塋流坊曾祖妣右生一女適同邑王某胡孺人生三男子長卽一麟次一鳳次一驥驥早卒麟娶蔡氏生三男子祐祐祉女二長適黃某次適吳某鳳娶陳氏生四子長卽紫崖公禮以舉人來爲縣其治行蓋類漢循吏云次禧次祺次禛女一適陳某繼娶元氏無子曾孫男十二人玄孫男三人公以正德癸酉與胡孺人合塋永豐松江鎖猴嶺唐司法應瑞公右厥向寅甲寔楊

筠松曾文迪卜地故稱仙蹤云詳載虞文靖公撰族
搏齋先生綵督集序銘曰邈矣曾氏徙漢越唐猴嶺
馘溪並於吉陽厥地名勝僊靈卜歲是生哲人繹宗
休昌維斯哲人德惠攸迪始貢於連旣之宰邑骸骨
掩埋寇暴馴息却金以千保民詎一孤魂異域靈柩
京師悠悠蒼天人則疑之屈伸倚伏疇斯悟斯祥也
殃發禍焉慶基赫赫文孫治爲時頌皇皇後嗣珪璋
者衆視彼暮夜苞苴孰重誰言昊蒼而德弗動差哉
嶺北蒼鬱埏宮松栢在望龍虎翼從允爾著姓猗哉
省翁於萬斯年軼瞻攸同

孫季可墓誌銘

孫季可者孫子弟也名完字季可而父爲提學公提
學公當弘治間娶嚴夫人生孫子及其兄宗官刑部
娶側室張氏以嘉靖戊子八月十有一日生弟華容
城居先是成化癸卯予祖即中公舉鄉試提學公生
提學公正德丁卯舉而予生及戊子予與兄宗舉而
弟生故提學公謂弟之生爲孫氏四舉兆又其行四
小字四第云弟幼而材捷機變體貌頗獨類提學公
髫卯能記誦屬文對提學公以嘉靖辛丑卒第年十
四也又五年丙午而提學王公行郡試諸生因以第

為諸生其後每從諸生試即不出高等壬子遂列其名二是歲鄉試不第甲寅復試高等然時弟已病痰血羸厄至冬劇明年乙卯愈益劇予數戒其慎節語言禁飲食厚味選僻靜室處之乃弟不甚信竟以是卒卒蓋年二十八爾娶嚴氏有子斯佑女凡三人季冬七日予與兄葬第城西石磯山負陰面陽提學公故讀書地臨塋撮其大都誌銘之餘載族譜傳中銘曰既以生汝復以慧汝有仍者第兆之亦汝矯矯文學首之惟汝吾不虞汝而日以冀汝噫嘻汝胡為死邪

洞連漁人續集卷之十四

華容孫宜仲可著

濟南邢侗子愿選

書

荅公安成子書

僕抱病空谷偃臥矇瞶者四年矣方將尋清溪之藥訪丹丘之隱尸心秘奧以自脫於冥昧徒以五嶽山人所謂上戀老親下顧弱子未遂所願撫已懊快腸日九迴荒廬屏僻又無可與語者徐生來乃忽以珎札華作致我僕捧而讀之固希世之雅音懷賢之逸

韻也自惟菲劣何足仰承往嘗不揣孱膚竊有志於古人之作每謂賦不屈左文不秦漢詩不曹謝贅焉爾矣口誦心惟章師句法馳騁才力煥烙神精積以歲年遂成卷帙計所存錄幾近萬篇鄙淺窺測頗若於前賢繩度有相合者然世人目之不曰雕虫之技則曰刻鵠之能不曰荒於舉業之功則曰戾於道學之正僕於是仰天而歎拊心而嘆傷知音之寡而痛愛才之難者亦有年矣足下之所見重胡爲乎來哉此無他才有相近故契有特真好之深故其許之獨至耳明珠夜光希世之玩然以示諸凡夫俗眼燕石

砥硤而已及其遇卞生際隋侯則寶之百鎰第之曠代以此觀焉士抱材蓄技埋精蘊彩而靡所遭者又不當恒悲而終嘆也國士之感未向之知非足下其誰與歸乎伏承未約訊訪洞達鄙人素慕林丘雅尚泉石舊緝亭圃頗足相娛每獨處無朋雖野翁俗客亦在招致但資談諧匪擇淺深况於華藻縟詞淵情宏思如足下者豈不以過從爲望倘肯惠然一接高朗即若披雲御風沉疴損矣何幸何幸徐生還豫此奉復拙稿一百卷累牘連袞計將鬻先人之產馳解事之僕付姑蘇刻之婚娶務殷遂緣耽廢朋舊見索

又無幾僮僕可託相錄者時有餘本即爲好事所竊
坐此莫遂寄塵姑和原倡四章略申鄙况長兒斯億
今年十九濫名黌校亦有雋才舉子近業之外頗能
批簡賦詩間出名句但數命不遇且困場屋稍俟暇
逸更當命其錄致所存此不敢遽百里相望神情俱
馳賤日日就盲暗南風之便不吝德音累錫以慰愁
獨爲懇

與少華許公書

遠違師範二十餘年俯仰天地貌成今昔國士之感
故人之戀時時有之福體休和林居住勝亦時聞之

顧企慕景行之懷未由稍釋者良以傳言不若覲面
爲親寤想非必論心是愈也乃者 廟筭徵賢 天
王起廢長城旬服鉅鎮昌平折悍虜之衝歛匈奴之
迹麟圖鳳閣不卜可知歟履舊生曳裾朽客邀悰渴
思慰藉爲多私怵之餘每懷馳問燕河楚筭睽阻便
風北望京華時復悵悵耳僕自荷眊以來恒期殫力
一奮用報知己之恩然而造物忌其才鬼神掣其肘
詔爵者吝之織末司祿者嗇之斗升時眼日以泛常
淺流例以恒俗屢試屢絀愈往愈迷辛丑之春大夫
棄背長途趨赴萬死苟存甲辰奉檄北轅痰熱眩曠

之症心勞橫發竟未畢藝狼跋而歸自是日疾疢疴
逮迄戊申丘山莫察矣玄蒼庇佑錫之神人砥治旬
時雙眸炯粲行坐瞻誦盡如往前再生之功寔出所
望已酉南發驪駒在途風雪臨期妨懼觸冒坐是理
裝中止偕計更違且自念四十有五之年鬢髮漸踈
形容浸變重之久安林壑深怯路岐每一興懷頭便
欲白人生幾何政使後之所獲可致期耄亦瞬息過
矣安能以倔強廢弛之性偃俛風塵馳逐街勒從少
年新進之隊干不可必得之名乎惟幸老母粗強家
計薄裕與綵之暇時枉朋儔或稍事唸誦以此自遣

兄宗作令玉山每家信去來屬其磨礪頗著賢聲亦
以此代自爲耳但出此之外猶有一苦良不可堪鄉
邑比年縉紳零落前後當路暨於令丞往往轡輻多
傷縱橫自恣目覩其禍噤莫敢明兼賤門忝荷世資
聊有田屋凡宰凡簿必須謹遇綢接與之無乖或禮
貌稍踈氣岸略峻彼小夫纖輩便蓄阱機泄露怪端
嘯聚鄉惡掀騰泛濫輒不可休故僕雖心死一丘而
身當二阨恒不能不懷膏靡莫前之憤而嘆神龍丘
羽之遭也然丈夫矢志但取自全君子處人要存中
道轡輻之患遠之有居正之方接遇之恭裁之以剛

柔之節危亂不戮諂瀆不偏長嘯高眠亦自無所苦
耳拙集間爲縉紳需求抄謄莫給妄意梨棗遂至播
傳恨去取繆踈工師魯拙不足以辱君子之觀往三
石喬公見而許之誤以評叙我公於僕百代知音也
能斬之言乎且僕歷歲懷寄和贈及公俯荅之作咸
已列之卷中亦不容更無一言用見稠疊謹以全部
十六冊伴先大夫集一冊馳覽伏惟宙念揮毫百計
轉附幸甚幸甚長兒斯億已丑夏得者今年二十有
二濫名黌校亦有儻才舉子近業外頗能執簡賦詩
時出名句但數命不偶且困塲屋少閒當令其檢錄

所作寄呈次斯傳已六齡矣日能誦大學數十字舍
弟完亦爲諸生辱公曠世之愛且僕老門生也不憚
喋喋聞之風雨晷晷草簡以需值便輒此手書用達
漣渴并拙詩十四闕薄寓悃悻翹首燕冀無任涕零
明年公定服休帝右矣倘殘息尚強賤明不礙當葛
巾藜杖謁公館閣中劇倒鄙懷盡沐尊教而返惟公
其豫有以示之少華名集聞已梓行昨祗得讀三石
公序耳亦惟公寄示不勝企望

寄山陰周氏允大書

甲辰丁子南丘赴官蕭山曾一緘啓表曝懷思隨得

附音兼古篋華牋之贈捧覽悲泣故舊何堪乃後南
丘溘亡僕亦坐目病沉痾棄謝北遊尋醫有年始獲
良砭盲久復愈自幸再生因之堅臥丘園倏逾十載
雲霄之念漠然死灰地左城荒魚鴈杳絕長兄作令
懷玉亦稔爲閩浙通衢思致書問苦弟兄稀少渠旣
從宦家事咸僕領之冗冗俗營日與鄉閭爲伍舉筆
輒廢素願莫諧人歸頤辱珍貽重之邀訊開緘三復
如對浮峰覽所著山人編爾雅邃密又若洪鐘古鑑
含響備形不謂南越之邦乃見中原之響每誦每羨
愛好不忘所屬二序文謹勉強撰製用彰世美并尚

論寓之但鄙劣無能爲贊耳洞遶集往緣病目恐倏
先朝露草草錄付梓人意在秘藏用俟改削畢工未
久遂爲好事所傳兄復刻之玉山其刻訛舛殊甚慙
增訾笑足下顧宏博許之豈原其素技言邪今更以
家刻一部馳寄刻雖鄙拙然字稍正耳足下獨不能
援翰序述如僕之所揄揚萬一者邪懸望懸望司馬
載山昨歲暮入郡始遂瞻晤坐久出足下書相示略
致附達之懇渠即慨然歸來整所謂二序方擬如約
復以倭寇調兵經過之擾淹留久之乃得馳去道遠
莫致餘物素緘稱荅愧負愧負長兒斯億詩文已成

經集卷十四
卷帙說者皆謂勝我僕覽之亦自分不及次斯傳屬
對作舉業肩子頗多暢人者但促促咸缺錄附爲恨
僕今高遯湘湖志無二適努力辭學名漸兩間又有
兒子雖尚阻亨達然器業稍足慰意自念人生如此
耳以今時勢何足他求所慘戚悵嘆者獨與足下不
得一對床握手叙隔世之好諧曠土之謹短髮衰容
各就五十茲生茲代睽邪見邪吁嗟悲乎斷腸割目
奚苦如之時或入心強自按抑恐便一慟不起耳誠
切誠切家兄昨以死自誓棄官而歸足下如再有書
問於何致我斯又大慟也東望杭越百種莫陳紛緒

餘惊藉之飛夢書到計當暑雨慎言自保以慰遐思
千萬自保

與黎氏可昌書

過辱嘉筵厭飫多矣厚意綢繆誼在終席然以歌舞
喧杳頗乖素抱區區之心雖知非足下意而猶不能
無怪也古人遭不得志往往臥薪嘗膽期于必伸足
下累葉風流衣冠煒赫至今少覺中衰僕之屬望于
高明者良切臥薪嘗膽此其時也適情行樂若此將
不欲大黎氏之門乎昔人有言雖有知慧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夫足下名家子也餘波流澤舊

續素範重以傾否之會此其勢則何如而况以足下之年誠一振迅是可爲之時矣即一失之是徒握鋹基而自嘆者也將不重爲足下惜乎夫今制祿不及世家官非論貴族卿相之尊一朝澌歇子孫移爲編戶租稅徭役殆與氓庶不少錙銖故大臣之后尤宜致身戮力自履通顯借以免凌轢之耻而紹祖代之休苟不得此即能爲青衿之士僅庇其身亦足矣下之則僕所謂編戶氓庶爾箠驅繫之辱其能免乎夫足下之賢誠不當至此然僕之爲足下慮者不能不出此也惟左右勉之若僕言少采是足下有大可

爲機也幸甚幸甚

爲王汝觀求賻書

汝觀北上物故孤魂異域靈柩京師萬里遙程一貧莫返昨其子徒步奔還凡在聽聞皆爲殞涕况屬此君朋厚且預厥壻交遊傷如何矣竊謂殯友之歸孔垂明義捐舟之贈范著高風可擬今人不如往古敢僭爲首倡用告知音各乞白金纖毫聊展素車一助倘緣心許成此苦私則旅館游魂得翔于丘壠異鄉枯骨免葬于螻蛄下里有靈含之不佞仁聲徧播誦之可窮哉忍死遺孤薄裝已束恤貧我友厚惠即祈

祭文

文昌宮爲諸士祈薦醮文

國藉賢材惟后丕成於共又士脩道德際時寔幸於
同登三物教族間周禮重賓與之典四科律郡邑漢
官隆里選之儀制舉肇乎秀才品藻昭垂唐室拔萃
逮手異等掄需煥賁宋規爰及我明益開茲路鄉闈
大比宏謨遵聖祖之遺憲集專銓特簡襲英皇之任
菁莪禮樂作人遍盛於寰區域樸衣冠寧國茂臻於
埏宇願惟郢楚地近興王况此章華材多閱代稟衡
荆之嶽降廟朝不乏於偉人荷祖考之海涵科目疊

繁於魏薦邦推文獻屈指攸先歲報簡書歛衽相避
念隆衰否泰之運倚伏難知慨消長升沉之機循環
曷測期丁玄默春卿之得儁漸稀格紀闕逢秋選之
蜚英稍替洎乎頃歲復爾昌辰鶴渚樓臺雅羨鵬騫
之翮鹿鳴賓客頻偕魚筮之觴陋鄙邑之割雞絃誦
敢同於有士趨群賢之隱豹文章寧阻於無階故師
評終不緣小怯以低昂乃物品亦靡爲中衰而上下
巡方豫揀數寢匹前比境並稱名猶軼左稽人事之
當盡藝固源其素工仰神眷之維深福寔係其攸致
求賢夢卜幽冥兆汝錫之嘉豐祀告祈於穆啓時歆

續集卷十四
三十一
之速奏九章而召司命楚俗舊傳授三字以冠試題
王科曾奪前期設醮拱辰暗識於魁臚後圍掩蔽景
讓潛孚於祝感放靈均而乞遇就敷祗以瀆重華叩
閭闔而激辭介帝闈以通離合殊應於斯赫燁显休
自昔輝煌恭惟梓潼文昌帝君位正三垣化成七曲
克孝克友頌周詩小雅之篇司祿司文著蜀地名山
之號閱搜神之記述廟食常嚴滌開國之追崇宮墻
逾峻佐玄造榮枯之柄侍黼屨於玉皇端赤霞絢爛
之章肅威容於瑤闕道家三十六部直其會之僊家
三十六天悉其府也爰列青衿之衆懇爲洪庇之祈

卜吉日而擇良辰驅飄風而灑澍雨椒漿桂酒儼俎
豆之間呈虹葆蜺旌冀靈雲之遠格假黃冠翩躑乎
羽服撫長劍鏗鏘乎鳴璆始舒緩節以安歌次致虔
詞以浩倡伏願乘鷲車而度巴岳遭龍駕而道洞連
降北渚之夷猶疾展愁予之目留中洲之躑蹩無淹
望帝之懷芳糈瓊靡洋洋嗅止玄雲青炁渺渺盈思
鑿繾綣之忱衷翊續紛之髦俊檜橈蘭柁去舟順縹
緲之帆川后汜侯行旅息旣闐之浪溘吾泊乎三楚
繫纜片時與汝遊兮九河安流咫尺棘闈鎖院百篇
璨錯珠璣銀燭盡簾八韻琳琅金石賦驚破膽詞湧

如泉瑟鼓湘靈神助定占於攬卷花生江筆夢徵畢
兆於臨楮催暗裏之緋衣首頊數肯掣夜中之紅勒
眼豈頻糝全楚皆歸一邑之英多士盡退三軍之舍
編模鏤棗競高程式之奇錄御宸楓俯嘆姓名之盛
絳旗綵仗青袍爛映武昌綺席綠尊白日暝低文囿
次第后劉前董我曹定擬齊休崢嶸六癸七庚此舉
真看媿媿念李節使之恒捷冥資覃暨於顛毛輔張
童子之速成連選無遲於弱冠矧秩秩空工擇試額
繼建初蕪堂堂巨省論文步常誇獨否既去矣泰既
來矣復其見天地之心彼君子兮有美人兮利用爲

邦家之瑞此諸生之所拳切亦當路之所深期者也

告祖考文

代兄作

嗟予菲承寔藉世澤早也鄉闈濫焉京國獻技既垂
賜臚屢蹶乃簡銓署爰剖邑符厥邑維何紆山帶湖
井疆劇地冠蓋通都銀章炳煌列宿輝映豎儒何能
叨此一命源積慶垂日胥前蔭星流大火天動涼飈
嚴程靡稽我行翌朝揮淚連帟眷言宗祧赫赫尊靈
庶其我祐揚帆安流駛楫脩路職舉官箴政諧王度
牲牲祗潔旨酒肅嗽以告以祈尺辭用申神兮洋洋
來格來歆

告文昌神文

姬周爰始篤生異人歷紀迄晉誕茲化身厥地嵩越
 居也應參履穴御風靈炳迹耀司祿暨文風膺崇號
 寰宇比屋廣祀嚴唐顧瞻玄圃境當肅清爰琢神像
 繪彩丹青辦香炷燭式奉式勤雲石烟泉神其來懋
 松蘿卉竹神焉攸寄佑我闔宗繇嗣魏第吉日熙旦
 肇厝神栖蕙殺蘭籍奠此玄醑鸞車龍駕神之格思
 洞連漁人續集卷之十四終

洞連漁人續集卷之十五

華容孫宜仲可著
 濟南邢侗子愿選

序

岳守李氏獎序

代魯令作

李公始至岳也諏吏治庶政矩甄前鑒擇永圖不旬
 日悉得其要曰岳之弊民故貧貧則宜撫稅故冗冗
 則宜畫牘故滯滯則宜檢餼故豐豐則宜會追故數
 數則宜止訟故越越則宜禁防故專專則宜約衛故
 抗抗則宜裁士故弛弛則宜矯屬故衝衝則宜恤十

者之政無一非岳先者於是寢搔緩適適隱除汰臧
攝糾踰嚴體抑抗勤課省劇其他益民之策利國之
猷次第行之數月岳州大治是時監察周公者將反
命京師也移檄獎岳州守咸美詞云而屬吏華容知
縣曾禮適以謁賀至郡有論公獎者曰政不易成名
鮮遽達公之首蒞於岳也政焉獎焉何也禮曰識治
故也竊聞之寒温苦其劑一也疾有愈不愈者腠
理之握殊也開闔翕敷其政一也民有治不治者疢
厲之握殊也是故善爲政者究其所患嘗其所弊因
廢而起之量所不足而拯之故操得其的而不亂處

得其機而不違民受其福而譽隆焉即徒以政而已
短長莫辯先後罔別師心任意倚法崇術錯施而橫
制之若庸醫極羸瘵然暗脉理而恃礮石此其人奚
不益以疲矣故曰琴瑟不調取而更張爲治者在去
其蠹蠹去弦更明察果決勇任三者須焉斯古之人
所以每發而每中者也公之治岳是也夫岳前守者
人可計云析符秉麾求理希化未嘗異也材節智遺
窒任偏習厥弊馴之後之視前也嘆而訾矣然或圖
之靡毅肩之靡強頃之復如故焉非所謂由來以漸
者哉乃公則類剷條刷雷動風驟喜怒憎愛不以繫

焉於是瘖者起煩者措滯者出殄者循沓者息徒者
退凌者歛抗者服弛者振勞者裕事舉績臻令聞播
而褒獎致焉故政莫難於祛宿利莫大於革久効莫
孚於疾譽三者公獲之明也決也勇也缺一能然乎
能然乎由此而言公之政獨每良哉蓋可以天下行
而獎奚足限矣或曰公之不即薦而獎者何也禮曰
知之深則其詞必悉愛之遠則其達必徐是韜光以
儲望而留薦以大發者也按獎曰噐曰練曰謀議曰
政務辭出前十者外亦咸公美實云

呂氏族譜序

呂氏譜曰安仁所脩者廢勿論已今熙中譜則自其
祖温以下九十有二世爲歲五百二十孫子曰余讀
熙中所自叙呂蓋仕族云夫天下承平久矣故家茂
姓子孫以千百計田園租稅半閭里而連畛疆者豈
少哉然使無冠冕纓紱之傳閱閱功勞之積則其列
殆與編戶齊民等爾迺或姓非恒著門鮮素名而垂
之既久遂至抑擠徃宗叅伍遺右者非有獨成卓顯
之士能振耀聲緒然邪由此言之族之貴賤擬之低
昂咸眎其人茲古所以重王謝之胄而首盧李崔鄭
之匹也予往聞華容稱故姓即曰劉氏黎氏然率以

文僖忠宣舉之乃石首則數聞長老言有呂氏者今
讀熙中之叙雖未至與予邑所稱比觀其指述豈不
亦略並哉是故尹潭者温也授統制者福也襲統轄
者壽也繼宣義者旼信也丞餘干者敏中也斯其爲
冠紱勞勩舊矣厚澤遐慶之被有不數十世綿者乎
雖然庇後者積也承前者承也故曰房杜勤苦僅立
門戶子孫蕩覆幾盡茲爲人後之責也按熙中譜作
於正統癸丑今復百六年而呂氏有孫曰光先者隱
屈力行能大其祖業子孫十餘人皆勵志耕稼其事
學者亦彬彬乎文焉然則呂氏之承遠哉譜凡四序

光先爲予祖沱西大夫門人予於是復序歸之

叅政柳公陞雲南按察序

柳公之湖廣叅政也二年丙辰而陟爲雲南按察使
於是公奉符檄辭陵寢候臺院別寮佐留諭統屬問
政鄉邑大夫士而行將如雲南或謂孫生曰滇視楚
地殊政之視法厥體亦異殊地詭俗異體別施夫楚
而移之滇政而秉之法也公之陟不戾哉且楚即三
苗之區今風化中原較滇則內大藩矣是行也歎歎
生曰蓋聞之俗有不同同乎所格施有不同同乎所
操故政也法也兩用而相須楚也滇也殊方而並理

者也夫叅政者守土之紀綱臣也保釐懲恤即政寓法其取也往予嘗見叅政吾土者矣尚撫則多馳厲嚴則恒峻蓋鮮有不偏而或尚有併廢者云乃公之來也敦慈履優崇簡急省約淫禁踰祛蠹除慝尊卑之吏小大之務良者獎否者戒善者聽窒者詳論而俾改之於是政舉法存紀綱立而惠澤布人咸謂真叅政者夫雲南之地遐遠離逖已而其民又與僂麋摩些禿老和泥舞羅哀牢哦昌諸種相錯處斯其勢可盡法繩邪是故即政寓法者叅之取也本政以懷而沿法以輔者亦按察之職也等之叅不可無法察

不可無政焉故臯陶爲士明刑弼教孔子論政尚寬濟猛教者政之大寬者政所先也故衣服言語以協其通爭鬪攻擊以防其習威儀禮樂以要其變制度品節以合其趨有不從者儆而創之數者教而刑法而政矣故教刑法政則叅可也察可也推之楚可也滇可也靡政靡教即叅不可行察俟言邪楚之近且不可行滇足言邪故曰俗不同而同格施不同而同操政與法其須並而楚與滇其理並者此也且夫政者難易視平時者也時者緩急視乎民者也故樂土之政其澤易流平時之民其極得裕今天下間夷虜

患矣楚之地公所控轄適以調兵病焉民不暇治生
吏不暇敷政者時與地爲之也夫雲南於海內尚稱
無事云民熙熙耕種自食乃其賦役又寡以繁重斯
榮辱禮義興之矣長法之吏從容政教有不得遂其
志而效化日臻者邪由雲南之陟晉而撫吾楚計其
時夷虜靖調發息矣然後移所理雲南者理焉則益
善者也夫公之行也奚歎歎先是公省縣讀孫子之
文而重之造廬訪禮有加夫生者亦公下客也次第
其言爲序

縣令曾君入觀序

曾公以入觀行也邑學士大夫觴而別之或曰朝觀
者脩典禮而協尊卑者也然幽明畢集故黜陟叅焉
曾之是行也陟乎孫子曰政以漸成材以久達甫施
而遽辦者弛之基也一試而即領者窒之媒也守漸
則習循習則恬持久則諳據諳則熟熟本諳致恬由
習臻歲計有餘治歸於善名起而課最焉崇陟之道
也故棠谿之劍非不利也墨陽之冶非不足以吹毛
濡縷也淬之不精用之不素方解而折僅擊而其鋒
挫則天下無銛刃矣政不猶是哉今夫華容者縣之
罷且衝者也舊宰前牧即所樹見畏者多懼遲者或

疑語揚厲者中道改觀莫睹厥就茲何也進銳而却
速激於驟而氣易衰也廼魯之始至也見其民瘠而
地要征科數而徒後寡其俗間狡且強辯而訟焉戚
然憂慨然嘆曰吾去即去耳奚以華容爲既而曰吾
稍知所以爲華容矣撫瘠豫要量數填寡嚴糾明察
未幾則瘠者浸復要者浸舒數者浸完寡者浸備又
其人狡者強者辯且訟者浸退以息於是魯曰吾愈
知所以爲華容矣不曰政寬則民慢乎急也殘乎弘
撫飾豫曲量倍填糾察防範無所事之未幾則浸復
者益復浸舒者益舒浸完且備退且息者咸益且且

歛焉於是民嬉而士悅俗媿而頌昭巡之憲守之藩
郡之長貳故嘗以魯方直忤者亦曰某真華容令哉
至院之丞臺之監無不曰真華容者斯非其政之成
而材之達邪夫成且達者何也夫魯今年不五十茂
矣茂齒敏負其於入官之法登仕之猷夙議之矣即
令其甫施而辦一試而領焉奚不可者然憂之戚慮
之深寧去之是懷而勿亟焉既也浸而益頌而愛焉
斯非所謂本漸以致成而循久以階達者邪善藏其
用而不輕於出其能者邪淬之精操之妙而排擊割
剝日便以利者邪夫政貴乎有成而才莫大乎達成

且達者曾之名所以起而課之所以最者也是行也
陟不信乎不臺諫部寺崇乎於是諸學士大夫曰嗟
然哉子請以是爲送曾公觀序

縣令曾公贈序

嘉靖壬子監察胡公按岳也刷滯考弊剖疑決誤詢
奸詰暴別廉禮良胡公曰岳七縣令獨華容令賢會
明年入覲京師部尚書亦以華容令賢於是胡公因
移檄獎華容令材守卓立咸媿辭云華容令者紫崖
先生曾公汙以西人也或問材與守孰難孫子曰材
畀於天守係於人天之所畀物則均之人之所從履

則異之故天下無大相遠之材而有不易得之守守
也者存乎其人而亦因乎時者也昔者清明之世上
稀濫求下慚苟悅澹泊成習澳黷未風故要門可羅
勢壟鮮陟同軌合步孰貪孰廉斯時之脩而耻之尚
者爲之也後世則不然情殊俗汚人日以恣豐盈侈
汰舍貪曷諧赫耀崇達罔賊焉遂忍強刻伎匪剝勿
逞故官以民爲帑而柄以財爲淵始之升沈繼之榮
辱叅之毀譽莫不由之於斯時也悞者隨畏者懾競
者動婪者需非有介特不貳之操而稱若害靡顧者
能勿移哉故曰時也者士之所以低昂其趨而又吏

之節所由清濁隆賡者也故世皆廉則廉者易世皆穢則守者難故雖後世未嘗寡材吏而未聞多廉吏材而守上也罔材而守次也罔材而守什伯且一二焉材而守千伯且一二焉魯公者謂其人非邪夫公之令於此也魏幹敏識密理洞察森規切範宿祛遐振材勿容論已乃其時非所謂必貪必賂與剝而後可者哉然公之言曰肥瘠得喪數命寓焉吮血浚膏君子慘之夫華容者尤其窮且憊者也故砥儉持靜甘苦循簡絕科弛罰泯向抑好杜賄謝謁薄饋減獻將貽結納之勤憑藉因緣之巧咸一切屏置勿事至

入觀又無所營辦爲諸內外貴要人費者諸貴要人或歎而怨之其後顧又獨曰華容令華容令云斯所謂材與守俱者也處不容不渝之時而堅之無少或變之節勢之所難而天之所植其性立之所卓然者也是故守也者成乎材者也時也者徵乎守者也卓也者原乎時者也難也者視乎卓者也獎也者趨乎難者也詞也者動乎趨者也斯舉也不曰褒而實乎初公有是也寮屬及縉紳士慶焉乃諸生亦以其慶請序於我於是即諸生所嘗論公者序之

湖廣鄉試錄前序

上嘉靖三十四年秋八月天下復當大比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馮某於是覈典申制嚴備豫謀勵學儆材既用遺怠乃諦訪精擇肅儀端使聘教諭某等既至則以某及某爲考試官以某某某某某爲同考試官而左布政使某某左右叅政叅議某某則提調官按察使某某副使僉事某某則監試官其下諸執事悉甄別用之當是時提學副使吳某某前副使林某某所簡士三千 百人咸集也於是鎖闈遞試取其文式者九十人錄焉而教諭某序曰人材之盛厥自有三以產毓者存乎地以興起者視乎時以成就

者繫乎化三者既具材斯出焉今夫楚固三苗之遺而五溪之接古所謂荒裔地也然祝融太和山嶽魏鉅洞連江漢川湖滙紆勝炳靈發源潤脉萃瑰瑋奇碩挺拔間生故陳良能悅周公仲尼之道值一人爾而其後屈原惇願騷鳴學起爲世宗範至於 國家代有聞焉今風氣益開矣乃其材有不益瑰瑋奇碩濟濟先後者哉斯地之毓者然也夫材以地爲盛若此而襄郢之邸 聖人復出焉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 上履乾御極享國歷年商周盛隆屈指可計作而睹也其久且快乎而士之以材自負者奮揚激厲

寰海且同矧密邇 文王式瞻在上多士豪傑能不
益興斯時之視者然也昔在 睿宗皇帝始封國興
都也數視黌校群青衿輩執經聽講又 頒之寶鏹
葺厥宇舍意懃懇優厚而 上復增解額製學碑蓋
無弗有鄉土之念而教化之義焉是故楚之士其藝
列之南矣然試禮部儁甲科者視諸南士稍亞焉頃
之舉者乃至三十六人循而往浸倍厥數可知也曰
淬礪作興之功非邪斯化之繫者然也夫學也者材
之致也文也者學之融也行也者文之著也業也者
行之端也楚士材矣是故考其學淵深宏富焉閱其

藝崛特涵渾焉激昂感慨醇厚完粹焉用之占其行
無澆競焉徵其業鮮卑隘焉故材出於地者其稟也
作興眎之時者其助也成就繫之化者其造也故燬
質易得爾前賢往俊嘆生時之不逢而夢寐堯舜思
被其澤者蓋恒睹而間誦之由此而言士生斯地幸
也邁會蒙 化其尤幸可誤哉昔周之鎬京豐邑詠
多士之邇聖化也今之士所際殆斯類歟而司校閱
與凡諸執事者咸可以人事君慰已矣謂不休哉偉
歟是舉也總制軍務侍郎馮某提督撫治都御史某
某提督汀漳軍務都御史某某崇儒敦育垂意作人

巡撫都御史汪某某貞訓飫養譽髦有造總兵官侯伯某某雅尚文學樂觀典制右布政使某某綜理籌畫綱條整詳而左叅政某某右叅政某某左叅議某某右叅議某某副使某某僉事某某都指揮某某咸與厥盛焉法得並書

青湖先生詩集序

青湖先生舉於鄉者二十二年官刑部凡七月所履率窮躓鮮順裕其詩二千餘首爲舉子詩尚不傳今傳者屏居時作云擇其寂者若干篇錄藏之孫子曰予讀青湖先生詩而有感於性情之道也是故去榮

舍耀者其辭澹遘枉罹阨者其辭憤眈幽慕閔者其辭放要士之侈冶婦之媵逐臣之思類皆同焉茲何也性情之所爲也性情之發遇使之然也順逆殊境憂喜分焉通塞貳途欣戚判焉情動於中而聲隨之故天下有可異之情而無可易之聲聲也者因情而生自然靡所強而必定莫移者也昔者至治之世賢人在朝讒佞屏迹不平寡嘆厥聲体和後世則不然詆直謂枉毀方爲忒罪廉以汚於是憤惋之音倡而幽遐遠世之韻繁矣故先王慎感之者所以陶民風而達賢軌也青湖先生之詩其遇之感乎屢試屢絀

斯之曰窮蒙誣莫伸斯之曰枉家徒四壁斯之曰阨
睽丁薄會厥身備焉故其爲詩沉鬱以闡哀疾楚以
道困激昂以宣慨曠浪以寓幽最上可列於詩人乃
其變則亦不失之謗蓋匹雅之龐工而脩詞之渾匠
也不謂性情中自乎先生沒二十六年予始得選次
所作若其行則傳詳之矣茲可以無述焉

洪範淺解序

洪範淺解者華容程子撰也初程子弱冠即有志於
淵學既舉鄉里試乃遂潛思晝夜探索隱奧頃之旁
會衆晰覩規道微故謂疑論莫大乎樂律於是爲律

呂問荅異指莫甚乎經傳於是爲錄遺愚草神教莫
炳乎龜疇於是取蔡氏皇極衍注之爲洪範淺解凡
數十卷云或問解奚作也孫子曰洩幽詔遺原數著
理以四者作也竊聞之渾淪啓判神聖迭興聖思神
靈妙道寄屬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圖書錫焉故曰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者則圖以成者也範者則
書以成者也然易更義文周孔諸聖續闡互釋是稱
廣大悉備云乃範與易作用不侔當其特別禹衍箕
第沿一九陳法造化重變精數後儒鮮求者夫洪範
解而書之數明矣故陽一奇交陰二偶三也四五六

二之變也七八九三之變也三才之內各具三才書
本義也推而衍之爲天之一二三地之一二三人物
之一二三九疇小成也一變五變九變首以三奇二
偶三交中下六位厥變各因所遇分合錯綜無往不
協化陰陽變五行推之一引之靡窮八十一疇之儀
七百二十九繹之極變也是故神機天書蘊蓄含具
深鈎遠致秘頤乃彰故曰洩幽幽微既形恒測衆見
滯舉漏掛賴之以覺故曰詔遺諸允言數必歸乎理
數不理歸失焉則荒夫易者因六十四卦之數著人
事之理者也範者因八十一疇之數著人倫之理者

也今觀其言挈之身心要端重矣建之家國次序昭
矣窮之天下疇酢盡矣本之爻儀淑慝審矣程之失
得占驗豫矣申之否臧勸戒詳矣始也理以明數終
不數離而理寓焉解之謂也故又曰原數著理此也
或曰易用二範三用既不同厥體奚易擬也孫子曰
善作者不易體而致自別精創者不去類而塗自殊
故易卦範疇體似矣取用迥焉爲體同而所以爲體
者異也夫著作之妙亦視其所以焉爾榘模榘式同
不同奚論哉或曰範較玄孰優夫範者靈秘所具之
理曰範則天下後世法存焉玄立方州部家首贊琦

羸牽合爲之且玄名意偏重爽中戾正六籍有是語
乎強立中周磻閑等視四畫位奚所取諧而擬中中
孚擬周復擬磻閑屯諸如此類厥義蒙乎書四贊九
位下贊上九贊徒以次言陰陽例分凶吉與司馬氏
之虛原熒委焱吉凶休旺槩之咸確定不移詞於位
又奚所繫涉乎夫範有一於此即不得爲善矣叅互
以觀有之否邪故曰玄擬易虛擬玄程子之解沿體
於易而其旨視玄虛則自以所推見靡所因襲成一
家言者也覆瓿之議吾知免焉勝老之許他日豈悉
無定論邪解既畢會程子領縣瑞金將刻傳之而請

序於我乃於是述其大都爲序

集文自序

孫子曰言勝而實衰矣文勝而言晦矣故閑中者其
實不可窺也善言者其文不可厭也故聖人無言賢
人無文無言上也無文中也言且文下也雖然聖也
者不言而化者也賢也者不文而章者也常人也者
言之不足者也不足則必文不文則愈晦晦則無傳
焉雖然言以古異文以今成故文也者時也然則斯
集也其文乎以變故揆其心以屈伸激其氣以和悅
暢其情以流離蕩其思以交遊接其好數者無文焉

其何以爲乎故哀樂夷怨亡所計也奇法麗朴亡所別也榮頽檢肆亡所釐也心以事感文以情應君子者亦將論其時乎

落花詩序

孫子曰詩三百篇雖稱述絕弗類然率有言外意焉是故賦也者賦其事也比也者比其义也興也者興其感也故辭近而指遠音殺而情寓鳴之慘戚而洩之鬱伊下至離騷九歌厥志悲甚矣乃亦無弗有緣此示彼假物寄情者云茲詩之變所以不窮也予覽落花之咏豈不亦猶是哉故華容之衰謝時勢之凌

替恩愛之改移交好之變阻人事之不可常而得志之不可恃其槩罔不備焉詞雖專吟意寔廣寓要之感足謂得風雅之近而連賦比興之微者矣詩可以怨予于是微之詩凡四十章寔七澤散人髻卅作云

洞連漁人續集卷之十五終

洞連漁人續集卷之十六

華容孫宜仲可著

濟南邢侗子愿選

雜文

嚴氏存書記

喬立公之疾也謂孫子曰僕旦暮死死且無嗣家故有遺書數千卷云子嚴氏文婿也書當歸子數日喬立卒三月而其室程氏命孫子如先約焉孫子曰公之卒三月也又閱月而復命如約孫子曰公之卒五月也已乃終命之於是孫子謂程曰遺籍鮮付治命

曷却存遺者至戚之義也遵治者處義之正也書不可固辭雖然公之側有遺腹焉天即幸不絕嚴氏之後男焉稍長當悉以爲授乃閱其成卷帙者取之置笥藏焉已亥而其側劉免身果男云於是孫子益謹視所藏將俟其鬣髻即以授之或曰藉內崇富俗之恒也窺變畝獲利之便也是故罔藉罔畝足矣與而辭矯哉或曰立雖有遺嗣也曷保其成即成農且儒孰定焉不迂乎孫子曰夫嚴氏書者兩山翁之手錄而外舅喬升之所存者也詩人咏召伯曰蔽芾甘棠勿剪勿芟召伯所舍曾參之孝其親也父沒而不能

讀父之書夫伯也於民也君焉而無骨肉之聯也思其人其樹猶存之乃兩山喬升者異姓而聯戚殊所生而半之父者也乘衰祚據遺言篋視其孤得之斯人也可名義列乎太史公有言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兩山翁所謂善人非耶厥嗣絕而復續天之意何如矣是故農則累貲儒則振緒斯子也不可預計乎即罔貲且振也君子其奚逆而有之於是爲嚴氏存書記他日將并書付焉按書曰冊府元龜曰太平御覽曰文苑英華曰白孔六帖曰通鑑紀事本末元龜亡一冊爲百九十九冊御覽亡二十七冊爲七十三

冊英華亡一冊爲百冊六帖九二十五冊本末九四
十冊

今問三篇

或問今議蠶桑之禮者禮乎孫子曰古有之矣王后
親蚕于郊以供祭祀之衣服曷爲而非禮也雖然古
之禮不行于今者多矣要之非缺文也曷至于蚕桑
乎而必欲行之夫先王之世天子及后皆躬履儉約
于上即衣服儀章錫予用度罔不節焉其謂親蚕以
訓天下儉者借此以爲儀耳儉不主于是也誠不然
則所當訓者豈獨一蚕乎而他皆可以侈矣今內自

宮闈外及朝廷其服御之靡承用之奢日莫知其何
紀也而顧獨曰吾蚕吾蚕以訓天下儉儉其可訓耶
試令行親蚕十年于是博采天下之俗有一歸于儉
者乎未也昔者漢文帝脩玄默化民后宮衣不曳地
又命皇后蚕以先天下議者曰是時海內富庶親蚕
之化也斯已信已然令帝獨一蚕恃焉而所謂惜露
臺之費減曳地之衣者無焉其孰化之乎夫惟其有
是也即勿蚕焉天下亦未嘗不可化也何則蚕也者
文也惜露臺之費云者實也事其文而弗求其實是
故禮煩而民不從夫今天下水旱盜賊之儻日甚月

異而民饑饉困斃者亡慮數十郡此國家切實之圖
君臣所宜焦勞講議而不容已者也而願虛文焉先
即誠能躬履儉約以化天下且恐其遲緩不及事矣
况未能乎夫小臣將誘君生事則必援引古義藉以
堅定上志而縛繫人言有非之者即曰吾行古禮脩
古道也爾何吾議也故人誠亡以屈焉故其志則沛
然得矣而不知于天下亡補也夫今

皇后出則護侍供億之事又增以勞人今
天子又詔募婦人輿輦矣是故茲舉也亡益而有損
者也

其二

或問今經筵講讀者類取時事之合而歸美焉禮乎
孫子曰經筵者君惠進脩之地也其所講讀師采孔
孟之格言至訓而陳之上則聖人之事次則賢者之
學自三代而後未有能盡之者也即若今講讀者所
爲章牽句合取時事之同而歸美焉曷爲上下二千
餘載亡一能了此者迺吾君願獨云耳是未然也是
未然也夫不知者愚也心知者欺也夫愚焉欺焉是
古之爲經筵也將以愛君今之爲經筵也將以陷君
也可乎昔程子爲講官也講孔子稱顏淵所謂簞瓢

陋巷者門人曰此于君惠亡與也明日講曰顏子大賢也而簞瓢陋巷季氏小人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安得而勿亡哉門人乃大驚貽嘆曰程先生真大儒也此豈后世講讀者倫邪夫古之爲侍從倍御之臣于其君日有箴砭焉大小同心遠近一志故直鯁之氣人習而物安之故此君德所以進也今卑諂顰諛帥曰當然稍自植立即群聚而詆以爲狂朝若是焉而夕絀矣嗚乎

其三

或問今之崇顯陵也禮乎孫子曰爲天子父尊之至

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

恭皇帝者爲天子父矣曷爲不以天下養乎生未得以天下養矣死曷不得以天下葬乎雖然禮緣時制孝以情通者也今之營顯陵也日後萬夫行汲數十里外斗米盂水未易得也渴死者日不下五十人然內官中使宣眎絡繹及苦外諸臣之往來者即道出數百里中亦必迂曲遷迴以假謁云有不如此即奇禍摘之故供億之苦滋焉荆襄之民逃匿日見而不可禁群臣懷欲言久矣雖然此

天子之大孝也群臣設有言者必曰爾柰何阻吾孝

也則罪不可逭矣今
天子誠自爲詔曰

先皇帝陵寢越于南服朕夙夜之情欲履塋垂攀松柏而莫可得惟崇廣厥度庶幾少副朕思又復自念荆襄之地凶旱薦數民固已不聊也况重之以此乎况重之以此乎夫令吾民日靡靡爲上營而莫得以自養爲民父母其忍安之竊恐

先皇帝之心亦不然也今務爲省節宮室山壠皆就中制以稱朕意慰地下之靈夫若是則兩得矣夫陵墓之盛古人率謂虛文匪值無益生死之際爾盖有

損焉夫今

天子既已追隆所生備極誠敬然又躬履聖道思弘堯舜之治此于顯親之孝盖已竭矣即亡制焉孰得而議也雖然其事已成矣春秋譏毀臬臺勿言可也

洞遶漁人續集卷之十六終

右先漁人續集古樂府暨諸古風凡四卷
五七言律排律絕句凡七卷傳誌碑敘書
啓雜文凡五卷矣一十六卷其所著作者
倘矣先君寸高七步目下十行萬卷胸羅
六書腕詒天資高邁翩翩僂侶意興所到
濡墨成書積書成韻命僮拍錄長置案頭
縱珠經塵凝不再翻格今之授諸梓者悉
初本也先君棄背兄飛孺攜而南遊王元

美先生擬刻之矣園未果既不肖筮仕蒲
駮屢郵孚如氏選次為集孚如謂其才學
宏博師資高遠隻字金聲可無芟潤今讀
首序足稱子雲之桓譚矣自量移東武爰
脩通家之誼獲交於子愿邢先生邢固雅
尚先輩稍加評次俾付剞劂按先君生平
製作若諸誌傳之所敘及與夫先後之所
刻傳皆紀苑不可一日闕者不肖蹇劣五

斗之粟養不及親僅拾緒餘以備全集之
所未備借重名公增光片楮今去先君沒
若干載遺編煥存猶滿家笥文獻聲稱日
益珍布子姓族類漸就繁昌立言不朽尤
當因所以次第廣其傳者徒讀父書固不
啻不肯茲刻已也刻始於今年之季秋拜
日凡四閱月而成書聊述始末用誌哀思
若廼紙貴一時言存千古洪鍾大呂自有

賞音簡冊俱存無庸標綴云耳

皇明萬曆壬寅孟冬二日仲男城武令斯

傳頌首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